文章编号：1673-9493（2022）03-0042-08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30/j.upi.2021.681

人口收缩背景下的乡村活力分析与实践
—— 基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的比较研究

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Rural Vital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冯旭 张湛新 潘传杨 王文钟
Feng Xu, Zhang Zhanxin, Pan Chuanyang, Wang Wenzhong

摘要：产业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面临着乡村人口收缩带来的活力衰退问题。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尝试建立基于定量分析的乡村活力评估与监测方法，以准确把握薄弱环节，指导乡村的活力提升与差异化振兴。本研究选取了具有地区代表性、处于乡村人口收缩不同阶段的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上述国家乡村活力代表性研究与实践，进行活力评价思路与指标体系的横向比较。其中，美国关注乡村社区人才流失问题，通过保障乡村教育、繁荣社区文化吸引年青人定居；德国聚焦村域尺度的土地和设施利用效率问题，通过存量更新提升空间活力；日本关注市町村自治体乡村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优化“定居”结构解决乡村存续危机；英国针对乡村消费对环境景观的破坏现象，通过监测、保护环境资源和地域景观维护乡村环境品质。在我国要求按区域特征合理布局乡村空间、实行村庄分类振兴施策的政策背景下，本研究将对人口收缩背景下，建立符合我国乡村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的乡村活力评价方法，进而对乡村空间布局和村庄分类起到启示作用。

Abstract: Industrial globalization has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t also makes most countries and regions face the decline of rural vitality caused by the shrinkage of population. In this context, many countries tried to establish rural vitality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methods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so a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weak link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guide the promotion of rural vitality and differentiated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are regionally representative an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population shrink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combing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rural vitality in the above countries, this paper makes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vitality evaluation ideas and indicator systems. Among them, the United States pays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brain drain in rural shrinkage, attracts young people to settle by ensuring rural education and prospering community culture; Germany focuses on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space and facilities at the village scale, and improves the spatial vitality through rural renewal; Japan pays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t the level of municipality, and solves the survival crisis of rural areas by optimizing settlement structure; the United Kingdom solves the damage of rural tourism 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by monitoring and protecting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landscape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national policy of rationally arranging rural space according to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vitalizing villages by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could help to establish a rural vitality evaluation method that meets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rural and area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then play an enlightening role in rural spatial layout and classified revitalization.

关键词：人口收缩；乡村活力；国际比较；村庄分类；乡村振兴；国土空间规划

Keywords: Population Shrinkage; Rural Vitalit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Villiage Classific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Spatial Planning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2078479），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改研究项目（JG202129）

作者：冯旭，博士，中国农业大学风景园林系，副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城市规划师。fengxu1204@hotmail.com
张湛新，中国农业大学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
潘传杨，中国农业大学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
王文钟，中国农业大学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

1 研究背景与相关概念界定

近年来，世界各国乡村人口普遍呈现下降趋势，且在东亚和南亚、北非和南非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尤为普遍[1]。日本农政学家小田切德美将人口收缩背景下的乡村空心化过程总结为三个阶段——人的空心化、地的空心化、村的空心化[2]。人的空心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最先显现；之后产生了耕地撂荒、宅基地废弃等土地空心化现象；最终，资源环境衰败，生产难以维系，社会组织涣散，村庄面临存续危机。

为了更精准地把握乡村发展状况，诊断乡村空心化成因，制定差异化振兴策略，一些发达国家尝试采取建立数据库与评估体系等量化分析技术，作为衡量乡村区域或单个村庄的发展现状、解决空心化问题、指导乡村振兴的重要方法。在概念上，有活力、潜力、活性化、发展水平等表述方式，含义一般指向乡村的生存力、发展力或再生力，因此本研究将上述概念统称为“乡村活力”。乡村活力分析既能体现乡村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治理等子系统的活力情况，也可以衡量乡村综合活力水平，并重视将分析结果应用于提升乡村活力的实践。

从技术方法来看，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的相关研究开展得较为成熟，且具有地区代表性；从实践指导来看，美国着重解决乡村社区的人才空心化问题，德国着重解决村庄的土地空心化问题，日本尝试解决市町村层级的乡村存续危机，英国注重维护乡村区域资源环境和空间品质。不同的尺度与视角有助于样本研究的多元与完整性，本研究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四个国家关于人口收缩背景下乡村活力代表性研究的梳理与方法比较，总结面对不同乡村空心化问题、不同空间尺度时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和实践应用方向，提出对我国乡村活力研究的借鉴意义。

2 美国乡村社区活力评估与吸引力提升

美国将聚居点总人口小于2 500人、人口密度低于999人/m^2的区域定义为乡村，乡村地区因行政区划设立、范围的不同存在于市、乡、镇和村镇等各种不同名称的行政单元内[3]。美国的乡村空心化主要体现在乡村社区人才流失导致的社会活力下降方面。因此，通过建设活力社区留住村民，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成为美国乡村政策的重要方向[4]。其中，以俄勒冈州和印第安纳州政府部门与当地大学合作开展的乡村社区活力评估研究最具代表性。

俄勒冈州围绕“让乡村社区变得可持续、活力、韧性”的目标[5]，以86个中心社区为对象，首先从安全、环境、教育、经济、艺术、文化六个方面，基于公众意见和数据可获得性选取了28项指标（表1），并采取标准离差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其次，利用GIS进行各社区综合活力的可视化表达（图1），并对28项指标数据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提出8项与乡村社区活力高度相关的指标，即早期教育（三年级阅读能力）、高中辍学率、人均社会服务可得性、社会服务需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物质回收利用率、选民投票率、人均就业率。最后，对各个乡村社区活力的单项指标和综合评估值，针对性地提出指标改善方案，以提升乡村社区活力，实现吸引年青人定居的目标。

表1 美国俄勒冈州乡村社区活力评估指标

指标	衡量方法	指标	衡量方法	指标	衡量方法
青年	25~34岁人口占比	社会服务需求	贫困水平的人口占比	失业率	普遍劳动力失业占比
少年	0~17岁人口占比	高等教育	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收入中位数	家庭收入中位数
早期教育（三年级阅读能力）	达到或超过州标准	人均可获得的艺术、文化、娱乐	人均艺术、文化、娱乐机构数	自建住房	使用中的房屋占比
早期教育（三年级数学能力）	达到或超过州标准	选民投票率	注册选民的投票比重（普选）	工资水平	郡县平均工资与生活花费之比
犯罪率	每10万人犯罪指数	人均卫生服务	人均卫生服务机构数	银行储蓄	人均存款（百万）
人口变化	人口变化率	人均民间团体	人均宗教、市民、专业与其他机构数	岗位需求	人均工作岗位数
住房	自建住房花费超过收入30%的比重	公共空间	公有土地占比	人均就业率	郡县就业数
高中辍学率	9~12年级辍学占比	水质	溪流英里数	人均第三空间	人均餐饮服务机构数
少年怀孕率	10~17岁人口中每千人怀孕数	物质回收利用率	总体废物回收（循环利用、堆肥等）占比		
人均社会服务可得性	人均社会援助机构数	创业精神	受雇于业主的雇员占比与平均业主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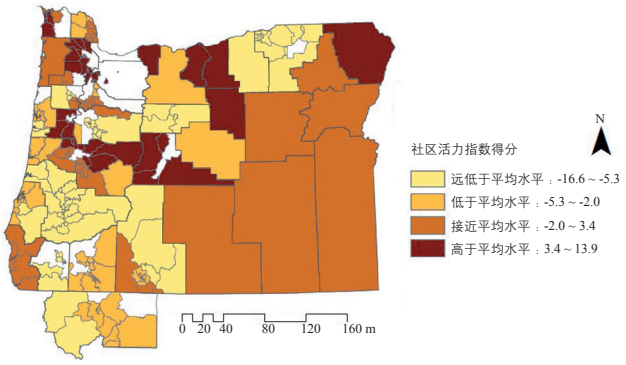
注：表中灰色底的指标为8项与乡村社区活力高度相关的指标。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印第安纳州联合普渡大学开发的社区活力指数[6]，选取了人口数量、公立学校入学率、公立高中毕业率、拥有副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口比例、人均个人收入、人均总评估值（反映人均农业产业、商业、住宅与其他地产的估值）6项指标，并赋予各指标相同的权重。数据统计可反映各县在每项指标和综合活力值的排名，指导各县的改进方面和整体发展方向。

3 德国村庄活力测评与空间优化

德国基于人口密度、人口总数划分城和乡，将人口密度小于150人/km^{2}的地区视为乡村[7]。自16世纪中期起，德国乡村地区经历了土地整治、美化运动、传统保护、整体功能结构优化四个振兴过程[8]。其中，整体功能结构优化正是为应对现阶段因人口收缩而导致的村庄土地与设施废弃现象，通过空间整理（提高生产条件、释放建设空间）与村庄更新（改善农业结构、完善村庄设施）相结合的方式振兴乡村[9]。



注：86个中心社区活力指数平均值为-0.9。

图1 俄勒冈州86个乡村社区活力评估结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巴伐利亚州将上述两大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空间整理推进村庄更新[10-11]，在德国具有代表性。自2006年起，该项工作注入了新的技术视角——通过建立乡村活力数据库，利用定量分析进行村庄活力测评[12]，明确村庄空间的调整和优化方向。乡村活力数据库主要由人口统计、土地利用、村庄结构、土地潜力、土地政策、公共服务、公众参与和经济就业8项数据类别组成（表2, 图2）。其中，土地潜力以政府部门的土地管理数据库为基础，按照内部发展潜力、所有者情况、分析问卷、土地交易、住房用地需求五个模块进行测评。规划师通过参考村庄活力数据库基础数据整合成的GIS可视化数据和建设费用估算表，对测评结果进行进一步评估和修正，最终结果用以支撑村庄更新的方案编制。该方法在指标选取时以客观、易获取、可监测为特点，重视数据分析的基础性与科学性。

以位于上韦恩河谷的村庄为例。首先，通过活力数据库的建立和测评，确定潜力用地和更新方向；之后，由村庄治理团队组织开展一系列相关活动，包括激活潜在用地、调整建筑物用途（居住、商业经营、混合用地、绿地、公共空间及其他）等，实现以空间整理为手段的村庄更新[13-14]（图3），带动空间利用效率的提升，进而激发村庄活力。

4 日本农山村活性化分析与解决乡村存续危机

日本区分城、乡空间时使用了基于人口密度的“人口集中地区”（DID: 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概念[15]：将具有连续的、人口密度在4 000人/km^{2}以上的基本单位区，且相邻基本单位区的总人口在5 000人以上的区域，以及机场、港口、工业区、公园等具有城市功能但人口密度较低的基本单位区定义为人口集中地区。在这一标准下，乡村地区主要指人口

表2 德国乡村活力评价指标

指标类别	含义	具体指标内容
人口统计	包括人口现状和未来人口预测，根据平均住房需求和人口发展情况，可以估计未来所需住房的供应情况	(1) 人口现状（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情况、人口发展情况、人口老化程度）；(2) 人口预测（人口发展、人口年龄结构）
土地利用	统计乡村土地总面积和建设用地数量以及变化率	(1) 区域总面积；(2) 居民生产生活用地和交通用地数量及其百分比；(3) 人均生活面积；(4) 人均建筑面积；(5) 人均空地面积；(6) 人均住房面积；(7) 人口居住密度
村庄结构	评估乡村的建筑密度和村落建设敏感性	(1) 建筑密度；(2) 建设敏感性（建筑结构单一程度、空地与村落结构关系、历史村落、区域特色和历史风貌的建筑结构占比、房屋整体质量）
土地政策	参考建设用地价格和建设指导规划	(1) 居住用地单价；(2) 建设指导规划
公共服务	村落及其所在地乡镇的基础供应情况	(1) 公共交通；(2) 宽带网络普及率；(3) 村基本供给结构；(4) 乡镇供给结构
公众参与	乡村协会、村镇公共活动以及社会参与	(1) 乡村的协会和公共机构；(2) 乡村的社会公益性活动、志愿者活动数量；(3) 村镇公共活动（环境保护宣传、地域性产品市场化推广、乡村革新圆桌会议、老年人理事会等）
经济就业	农业发展情况、就业结构和市场发育情况	(1) 就业市场（工作地每千人从业人员社保缴纳人数、居住地每千人从业人员社保缴纳人数、异地通勤人口数）；(2) 就业人口行业比例；(3) 农业发展（农场数量、农场每千人占有量和农场增减百分比）

注：因测算方式不同，此表列出的是可通过具体指标测算的七项指标，不包括土地潜力测算（另见图2）。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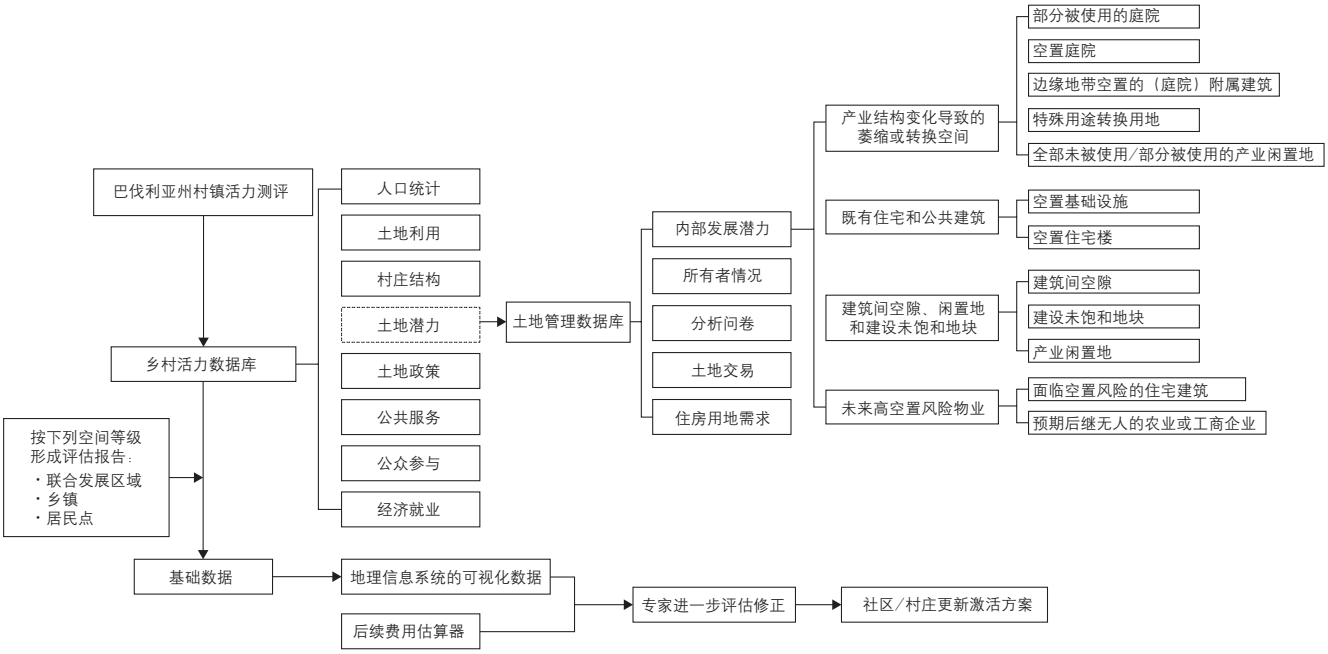


图 2 村庄活力测评步骤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 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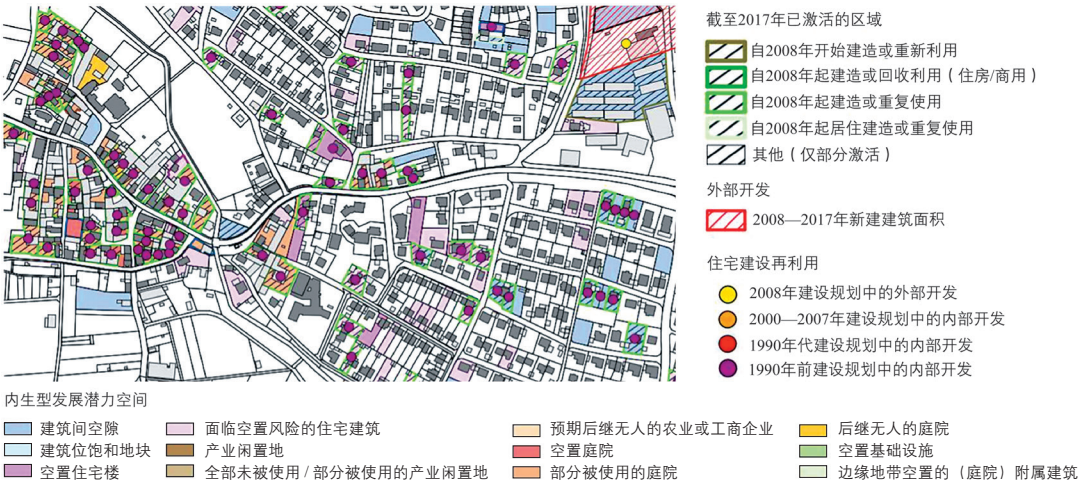


图 3 上韦恩河谷村庄活力测评与空间优化策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集中地区以外的国土空间。与欧洲国家和美国相比，日本乡村面临着更为深刻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特别是占国土比例较大的丘陵、山地地区的村庄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争取稳定的定居人口和振兴地域经济活动成为维持乡村生存、实现“乡村地域活性化”的首要任务[17]。

日本农林水产省正在探索通过乡村活性分析诊断阻碍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因素，并提出活性化方向[18]。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政策的实用性，研究以市町村自治体为对象，根据“定人、兴产”的目标设定了四类评价指标，分别是：居住活力、经济活力、农业活力、林业活力（图 4）。其中，居住活力、经济活力为主要指标，农业、林业活力主要用于体现一产资源本底，属于经济活力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44 项指标计算得出各市町村的乡村综合活力值后，按活力得分进行分档①。

① 每个档次的活力得分（x）范围从高到低依次为：A+（x ≥ 70），A（65 ≤ x < 70），B+（60 ≤ x < 65），B（55 ≤ x < 60），C+（50 ≤ x < 55），C（45 ≤ x < 50），D+（40 ≤ x < 45），D（35 ≤ x < 40），E（x < 35）。

根据各市町村的分项指标、综合活力值分档结果进行活性化诊断，是该研究的主要应用方向。以广岛县的 A 町为例，根据分项指标，其产业活力较之同样位于山区、以水田为主的乡村地区要高，造成综合值分档低（D+）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居住活力”这一分项指标较低，其中又以反映老龄化、人口维持的基础指标最低（图 5）。因此，活性化策略应以吸引定居人口为主，而不应将提升设施水平或产业发展定为振兴方向。

5 英国乡村环境景观保护与品质统计

英国城乡分类体系（RUC2011）将乡村定义为“建成面积在 20 hm^2 以下且总人口在 10 000 人以下的区域”[19]。作为高度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商业资本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推动了乡村观景行为的“商品化”，乡村经济也转向消费主导型[20]。不过，过度的商业化破坏了乡村独有的资源和景观，促使英国政府开始重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保护和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景观作为恢复乡村吸引力的重要手段[21]。《国家设计指南》（National Design Guide）要求地方政府在编制规划时必须进行可持续性评估，其中景观特征评估作为基础内容之一，为定量评估乡村资源环境和地域景观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基于对景观资源的统一识别、评判标准与尺度差异构建的景观基础信息数据库[23]，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感知和美学因素四个方面评估景观现状（表 3），并借助 GIS 叠加识别可能具有相似特征的区域，绘制景观特征类型图。景观特征评估实现了英国景观风貌的统筹规划，并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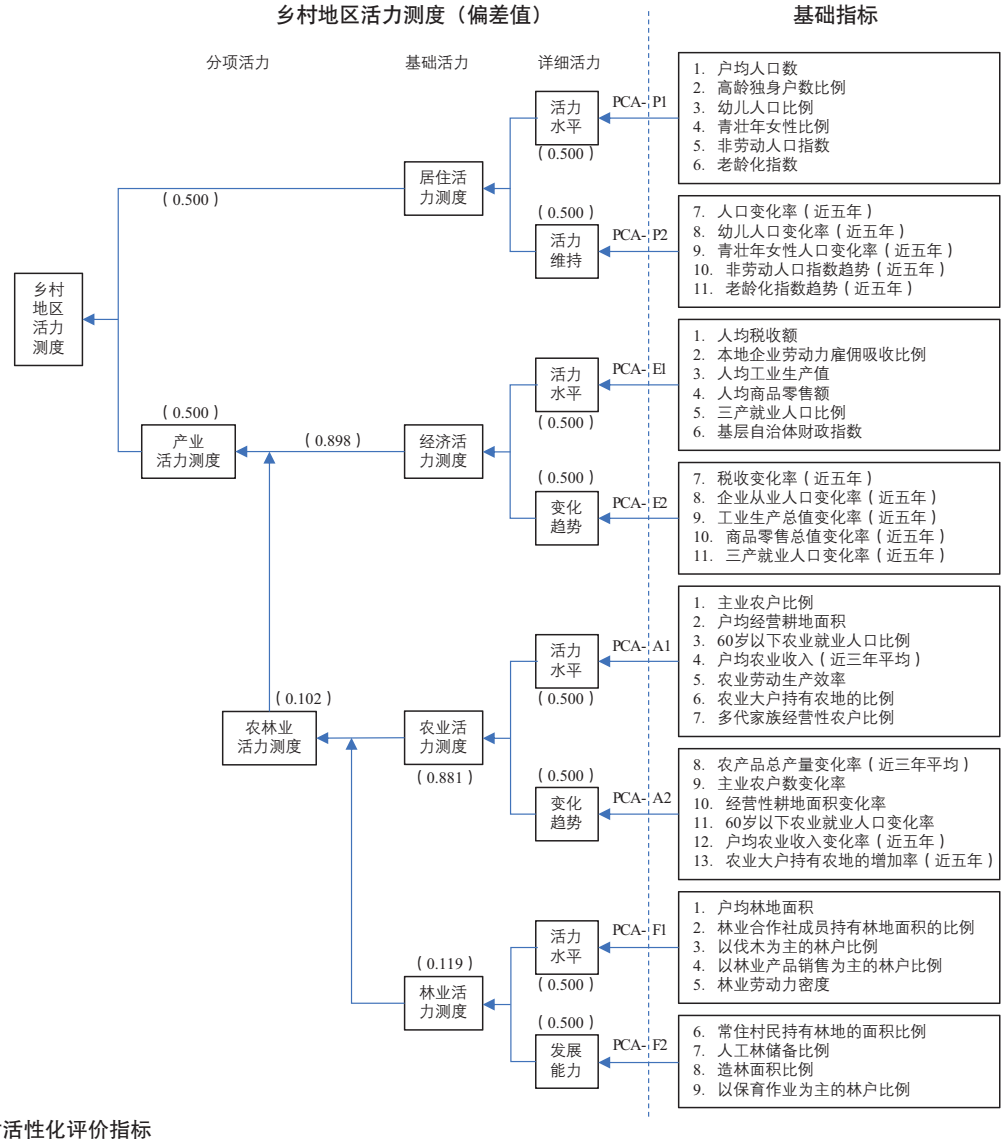


图 4 日本农山村活性化评价指标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辅助指导各类规划建设方案的编制和实施。例如：斯塔福德郡在英格兰国家特色区[24]的基础上，基于景观特征区域的最小单位“土地描述单位”进行更精细化的景观特征分类；并通过整合相似的景观质量和敏感性区域形成景观政策分区（图 6），指导乡村规划方案的编制[25]。

近年来，围绕景观特征评估还发展出一些延伸应用，乡村品质统计就是其中之一。该方法通过特色景观要素、特色景观要素的保存与管理、新景观要素和特色景观要素体验四类指标的建立（表 4），评估乡村空间和景观品质的变化。乡村品质统计能够评估和跟踪监测景观特征区域内的空间情况[26]，其结果对制定乡村的保护与振兴策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6 总结与启示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均面临着人口收缩导致的乡村活力低下问题，并探索通过乡村活力量化分析，指导以活力提升为目标的乡村保护与振兴实践。不过，四个国家的发展背景和乡村问题有所不同，因此指标选取与实践应用方向也各有侧重（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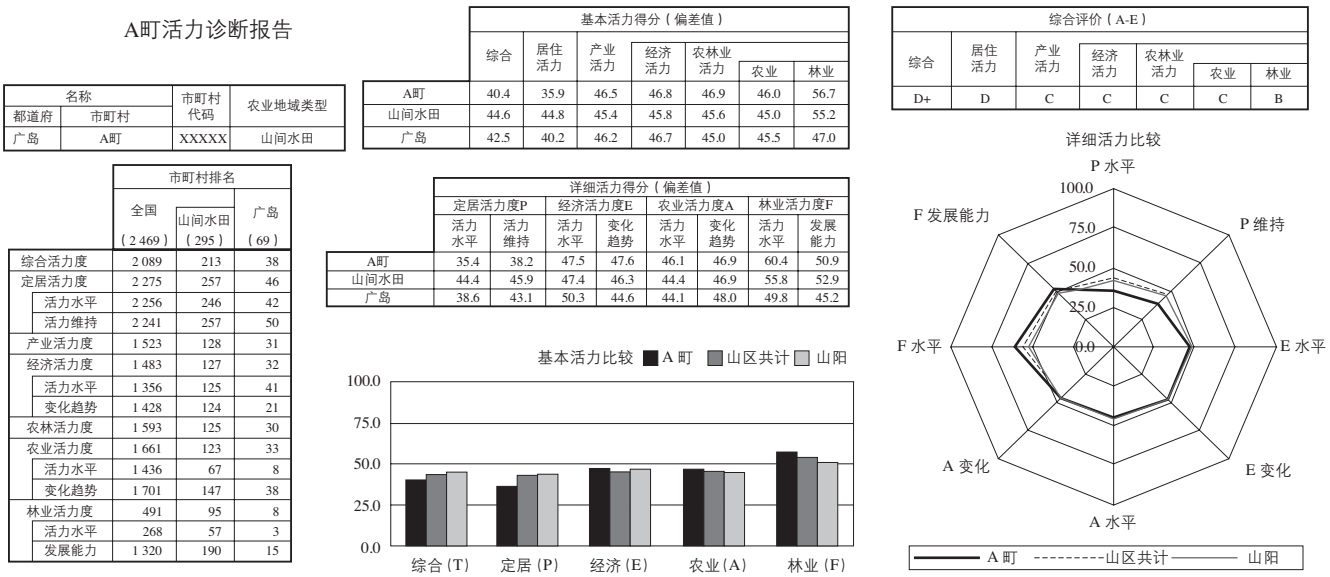


图 5 广岛县 A 町活性化诊断报告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表 3 英国景观特征评估指标

指标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然因素	地质	地质（固体和漂浮物）
	地形	地形 / 地势；地貌
	水文	河流和排水；水质和水流
	空气和气候	气候；小气候；气候模式
	土壤	土壤；农业土地分类（ALC: Agricultural Land Classification）
	覆土 / 植物 / 生物	栖息地 / 生物多样性；覆土；植被；树木覆盖；森林 / 林地等
社会因素	土地利用和管理	覆土；农业用地
	村庄	聚居形式；建筑类型和风格；材料
	围墙	农村田间围栏的模式和类型；城市形态
	土地权属	土地所有权和保有权
	历史	考古学和历史维度
文化因素	艺术；文学；描述性作品；音乐；神话 / 传说；人物；事件和联想	
感知和美学因素	记忆；关联分析；认知；视觉、嗅觉、听觉、触觉感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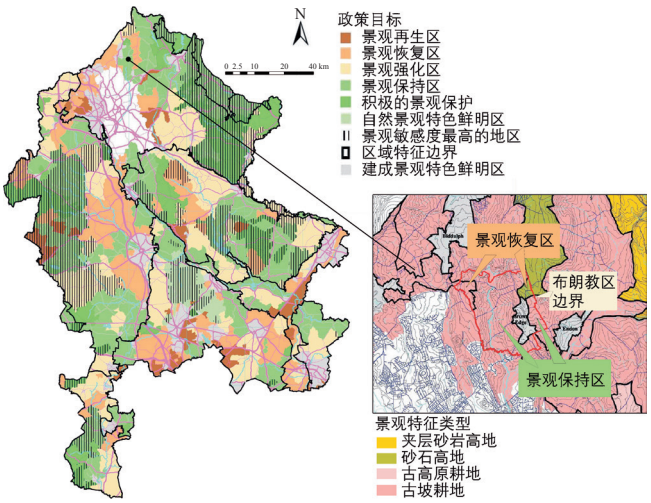


图 6 基于景观特征评估的斯塔福德郡景观政策分区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表 4 英国乡村品质统计评价指标

主题	指标
特色景观要素	(1) 自然要素：半自然植被、不同类型林地、灌木树篱和田野树木、池塘 (2) 人工要素：特色建筑与村庄、特征区域边界、特色土地利用类型
特色景观要素的保存与管理	(1) 保存状况：绿地、线性（河流等）要素、农田、树木、植被状况（2000 年乡村调查）、水文 (2) 管理状况：林地补助计划、乡村管理、野生动物、地质或地貌特殊区域、历史建筑修复、濒危古迹
新景观要素	(1) 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通信等；(2) 农业建筑
特色景观要素体验	(1) 污染（噪音、空气、光）、土壤侵蚀；(2) 区位环境、交通水平；(3) 游客体验、游客管理；(4) 乡村自治水平、民意；(5) 景观管理；(6) 地域特色、景观特征识别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表 5 四国乡村活力评价方法比较

研究名称	核心思路	研究重点	尺度	共性指标		个性指标	技术方法
				人口与年龄	经济与就业		
美国乡村社区活力评估	通过提升素质水平建设活力乡村社区	教育服务	社区（村庄）	(1) 人口总数； (2) 年龄结构（注重青少年比例）； (3) 变化趋势	(1) 失业率； (2) 收入情况（收入中位数、工资水平、银行储蓄、人均收入）； (3) 岗位需求	(1) 教育情况（早期教育水平、高中辍学率、高等教育水平、公立学校入学率）； (2) 社会情况（青少年怀孕率、选民投票率、犯罪活动、人均民间团体数量、创业精神）； (3) 社会服务（人均社会服务、社会服务需求、人均卫生服务、人均休闲娱乐服务、人均艺术文化资源）	(1) 标准离差法； (2) 皮尔逊相关分析； (3) 排名法
德国村庄活力测评	通过空间整理提升村庄活力	空间利用效率	村域	(1) 人口总数； (2) 年龄结构； (3) 流动情况； (4) 变化趋势； (5) 老龄化程度； (6) 预期年龄结构	(1) 就业率； (2) 分行业就业比例； (3) 农业发展情况	(1) 土地利用（区域面积、居民生产生活用地和交通用地数量及其比例、人均生活面积、人均建筑面积、人均空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居住密度）； (2) 土地潜力管理（土地内部发展潜力、土地所有情况、存在交易可能地块调查、未来住房面积需求）； (3) 土地政策（居住用地单价、建设规划）； (4)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交通、宽带网络普及率、村庄基本供给结构、乡镇供给结构）	潜力空间分类
日本农山村活性化测评	通过定住兴产解决乡村存续危机	社会产业	市町村（乡村区域）	(1) 年龄结构（注重幼儿、青壮年、老年各年龄段比例和女性比例）； (2) 变化趋势（注重幼儿、青壮年、老年各年龄段趋势和女性趋势）	(1) 本地企业劳动力雇佣比例； (2) 企业就业人口变化率； (3) 一产（农业）从业情况，包括主业农户比例与变化率、60 岁以下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与变化率； (4) 一产（林业）从业情况，包括以伐木为主的林户比例、以林业产品销售为主的林户比例、以保育为主的林户比例； (5) 三产就业人口比例与变化率	(1) 定居情况（户均人口、高龄独身户数比例、非劳动人口指数）； (2) 经济水平（人均税收与变化、人均工业生产值与工业生产总值变化率、人均商品零售额与商品零售总额变化率、户均农业收入与变化率） (3) 农业生产结构（户均经营耕地面积与变化率、农业生产劳动效率、农业大户持有农地比例与增加率、多代经营性农户比例、农产品总产量变化率） (4) 林业生产结构（户均林地面积、林业合作社成员持有林地面积比例、林业劳动力密度、常住民持有林地面积率、人工储备林比例、造林面积比例）	(1) 经济收入占比赋权法； (2) 熵值法
英国乡村环境景观保护	通过维护资源环境与特色景观恢复乡村吸引力	资源数据	广域乡村地区	—	—	(1) 自然因素（地质、地形、水纹、空气和气候、土壤、覆土／植物／生物）； (2) 文化因素（土地利用和管理、聚落、围墙、土地权属、历史）； (3) 文化相关因素（艺术、文学、描述性作品、音乐、神话／传说／民间传说、人物、事件和联想）； (4) 感知和美学因素（记忆、关联分析、认知、触觉／感觉感观、嗅觉／感觉感观、视觉感观）； (5) 管理水平（林地补助计划、乡村治理水平、野生动物保护、地质或地貌特殊区域、历史建筑修复、游客管理）	(1) 田野调查法； (2) 地理信息技术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从共性指标来看，美国、德国、日本的指标类型均包含了人口与年龄、经济与就业，其中又以青年人口所占比例与变化趋势、就业率两项基础指标最为重要，体现出三国将定居、就业视为衡量乡村活力的重要内容。

从个性指标来看，美国面对的是“人的空心化”问题，为了应对乡村社区人才流失，在指标选取上更加关注教育、文化方面的内容，尝试通过保障乡村教育、关注社会活动、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繁荣乡村社区文化，促使更多受过教育的年青人留在乡村社区，以此提升乡村活力。德国面对的是“地的空心化”问题，多年来在区域平衡发展卓有成效的背景下，乡村问题主要聚焦在村域的土地与设施废弃方面，因此德国更重视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土地政策方面的指标，希望借助土地整理与空间更新的合力，提升村域空间的使用效率，从而激发活力。日本面对的是“村的空心化”问题，其以市町村所覆盖的乡村区域为对象，为了留住人使乡村得以存续，构建了反映定居状况和经济水平的评估体系，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和各类产业就业情况等基础指标可以使地方政府更好地把握定居人口的生活、工作状况与趋势，从而及时、有效地提出解决乡村空心化的策略。

与上述三国不同的是，最早完成城市化和乡村产业结构转型的英国，在乡村振兴时尤其强调对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以相近资源、景观环境风貌的广域乡村地区为对象，构建了以自然、文化、感知和美学类指标为主的评估体系，从而反映资源、环境、景观的保存现状与变化趋势，在满足城乡居民对乡村“产品“需求的同时提升乡村吸引力。

国外乡村活力相关研究对我国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乡村定量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我国乡村发展逐渐由区域空间与资源统筹，转向在稳定的国土空间格局基础上进行空间结构优化与乡村振兴。然而，面对近 70 万个行政村、超过 200 万个自然村，若要逐一进行规划、制定保护与振兴策略并监测其变化并不现实。2018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了通过乡村分类、再因类施策的工作思路，能够较为系统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对乡村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就成为重要的技术环节。从国际经验看，乡村活力的概念不仅能够反映乡村的发展现状与内在潜力，还可以依据指标反映出的问题判断未来发展方向，为指导乡村分类提供了有用的视角。

其次，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乡村数据采集与定量分析技术。不同国家在构建评估体系时，均基于自身特点与问题并兼顾了数据采集的可行性。我国乡村定量研究开展时间并不长，自 1980 年代改革开放起，主要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背景下的扶贫与精准脱贫研究，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体系下的土地整理和生态修复研究，地理学、文化学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研究，以及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下的乡村建设研究等内容。在当前注重学科交叉融合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充分吸收我国以往在乡村定量研究方面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经验，构建符合不同乡村空间层级特征的评估体系与方法，是我国开展乡村活力研究、建立指标体系的基础。

最后，为解决处于人口收缩不同阶段的乡村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美、德、日、英分别从人、地、村的空心化，以及环境景观保护视角提供了乡村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为我国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下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以及针对性地调整乡村活力评估方法、指导乡村规划与振兴策略编制提供了有用经验。UPI

参考文献

[1] LI Y H, WESTLUND H, LIU Y S. Why some rural areas decline while some others not: an overview of rural evolution in the worl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68: 135-143.

[2] 小田切德美 . 農山村再生——「限界集落」問題を超えて [M]. 岩波书局 , 2009: 10.

[3] WOMACH J. Agriculture: a glossary of terms, programs, and laws[R].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5.

[4] United State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Losing our minds: brain drain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R].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19.

[5] ETUK L. 2000 Baseline assessment of rural community vitality[R]. Oregon: Ford Institute, 2012.

[6]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 Office of Community & Rural Affairs. Community vitality indicators[EB/OL]. (2019)[2021-11-18]. https://pcrd.purdue.edu/ruralindianastats/socio-economic/community-vitality-indicators.php?variable=cvi-overview&county=Adams&year=2019.

[7]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Bevölkerungsdichte in Deutschland nach Kreisen[EB/OL]. (2019)[2021-08-29]. https://www.bib.bund.de/DE/Fakten/Fakt/B77-Bevoelkerungsdichte-Kreise.html.

[8] 邢来顺 . 德国乡村重振运动的历史考察 [N]. 光明日报 , 2018-02-12: 14.

[9] GUENTHER S. Land consolidation in Bavaria: support given to rural areas[J]. Irrigation engineering and rural planning, 1986(9): 53-59.

[10] 李玉恒，阎佳玉，宋传垚 .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典型案例剖析及其启示 [J]. 地理研究 , 2019, 38(3): 595-604.

[11] 钱玲燕，干靓，张立，等 . 德国乡村的功能重构与内生型发展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20, 35(5): 6-13. DOI: 10.19830/j.upi.2020.341.

[12] Bayerische Verwaltung für Ländliche Entwicklung. Vitalitäts-Check zur Innenentwicklung für Dörfer und Gemeinden Leitfaden[EB/OL]. (2018-09-28)[2020-08-29]. http://www.stmelf.bayern.de/mam/cms01/landentwicklung/dokumentationen/bilder/2019_04_03_vc_leitfaden.pdf.

[13] 干靓，钱玲燕，杨秀 . 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测评——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实践与启示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20, 35(5): 23-34. DOI: 10.19830/j.upi.2020.286.

[14] Bayerische Verwaltung für Ländliche Entwicklung. Evaluierung zur Innentwicklung im Oberen Werntal[EB/OL]. (2019-08-27)[2020-08-29]. https://www.landentwicklung.bayern.de/mam/cms01/landentwicklung/dokumentationen/dateien/le_evaluierung_innenentwicklung_werntal.pdf.

（下转 88 页）

[29] CERQUA A, PELLEGRINI G. Industrial policy evalu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spillover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9(3): 671-686.
[30] ALVES 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rea-based initiatives in deprived neighborhoods: the example of S. Joao de Deus in Porto, Portugal[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6, 39(3): 381-399.
[31] ROBSON B, LYMPEROPOULOUS K, RAE A. People on the move: exploring the functional roles of deprived neighbourhood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8, 40(11): 2693-2814.
[32] 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 [J]. 城市问题，2003(3): 45-49.
[33] DABINETT G, LAWLESS P, RHODES J, et al.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base for regener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R]. London: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2001.
[34] DYSON A, KERR K, RAFFO C. Area-based initiatives in England: do they have a future?[J]. Revue francaise de pédagogie, 2012, 178: 27-38.
[35] TOWNSEND A R. Poverty in the UK[M]. London: Penguin, 1979.
[36] TOWNSEND A R. The functionality of LEPs–are they based on travel to work?[M] // WARD M, HARDY S, eds. Changing gear–is localism the new regionalism?. London: The Smith Institute and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12: 35-44.
[37] LEE P. Where are the socially excluded? continuing debat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or neighbourhoods[J]. Regional studies, 1999, 35(5): 483-486.
[38] LEE P. Neighbourhood trajectories and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a citizenship of place[D]. Birm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10.
[39] ANDERSSON R, MUSTERD S. Area-based policies: a critical appraisal[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5, 96(4): 377-389.
[40] CAMPBELL M, SANDERSON I, WALTON F. Local responses to long term unemployment[R].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1998.
[41] PUGALIS L. Hitting the target but missing the point: the case of area-based regeneration[J].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3, 44(5): 617-634.
[42] LAWLESS P, PEARSON S. Outcomes from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evidence from England' s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programme[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2, 13(4): 509-527.
[43] HATCHER R.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the c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centres and city councils[R]. Socialist Resistance, 2015.
[44] KERR K, DYSON A, RAFFO C. Education, disadvantage and place: making the local matter[M].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4.
[45]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 [J]. 社会，2014(6): 1-38.
[46]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Z]. 上海市规土局，2016.
[47] 何贤红．职业学校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角色定位 [J]. 中国培训，2017(10): 10-11.
[48] 暴康敏，曹晔．滇西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适应性研究——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 [J]. 职业技术教育，2018, 39(30): 59-63.
[49] COUCH C, SYKES O, BÖRSTINGHAUS W. Thirty year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and path dependency[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11, 75: 1-52.

（本文编辑：顾春雪）

（上接 49 页）

[15] 冯旭，王凯，毛其智．基于国土利用视角的二战后日本农村地区建设法规与规划制度演变研究 [J]. 国际城市规划，2016(1): 71-80.
[16] OKAMOTO C. データ出典：データ出典：平成 27 年国勢調査・市区町村別人口密度 [EB/OL]. (2015-10-05)[2021-08-29]. http://www.crepe.e.u-tokyo.ac.jp/material/maptile.html.
[17] 光洋二，津田涉，雑賀幸哉．農村地域活性化の定量的評価報告 [R]. 東京：農林水産省，農村振興局，2011.
[18] 橋詰登．農村活性化の指標と地域資源の活用 [J]. 農林水産政策研究所レっビュー，2014(8): 10-17.
[19] BIBBY P, BRINDLEY P. Urban and rural area definitions for policy purposes in England and Wales: methodology(V1.0)[R]. DEFRA, DCLG, ONS, Welsh Government, 2013.
[20] HALFACREE K. A new space or spatial effacement?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M] // WALFORD N, EVERITT J, NAPTON D. Reshaping the countryside: perceptions and processes of rural change. Wallingford: CAB International, 1999: 67-76.
[21] 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 Local Government.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Z]. 2012-03-27.
[22]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 and 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 Local Government. National design guide[Z]. 2019-10-01.
[23] Natural England. An approach to 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Z]. 2014.
[24] Natural England. National character areas (England)[EB/OL]. (2016-11-29)[2021-12-10]. https://naturalengland-defra.opendata.arcgis.com.
[25] Staffordshire County Council. Planning for landscape change–supplementary planning guidance to the Staffordshire and stoke-on-trent structure plan (1996-2011)[R]. London: Development Services Department, 2011.
[26] Countryside Quality Counts: tracking change in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final report[R]. 2004.

（本文编辑：王枫）

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